

## 第七章 結論

清中葉的考據之學有其進步的意義，但其厚古薄今和重書本、輕實際的嚴重缺陷卻對一代的文學產生了十分不良的影響，等於背離了清初顧炎武、黃宗羲、王夫之等主張的經世致用之途，忽視現實社會，這是乾嘉學風的主要弊端。<sup>409</sup>在此風氣的濡染之下，文人學士們在治學和詩文創作上都不敢直面現實、議論時政，更不敢作理論上的新探索。流行一時的文壇各派如神韻派、格調派、肌理派及桐城派等，清詞麗句而不關世務、汗牛充棟而不問蒼生。這時鄭板橋可謂一個具卓越識見、頗富創造力的文藝家，在其詩詞、書信、序跋和題記之中切合文壇時弊，秉筆直書，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，與同時代的那些著名詩文流派相比，鄭燮的文學思想既驚人耳目，又合乎現實人生的實際需要。

在乾嘉時代眾口一辭、一片摹古擬古的囂叫聲中，鄭燮卻持反對態度，強調獨創出新，不拘一格，自寫性情。板橋旗幟鮮明的堅持創作個性，對文壇上陳陳相因，人云亦云的風氣表現了堅決的反抗，以行動體現了自己的文藝理論，使作品真實地反應社會生活，直接抒發自己的胸臆，自樹旗幟，充分發揮獨特的創作個性，這些見解起了振

---

<sup>409</sup> 馬積高：《清代學術思想的變遷與文學》（長沙：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），頁30。

弊起衰的作用，其價值不容低估。

板橋乃一窮畫師，州縣小吏，在詩壇上不屬於任何宗派，在當時無赫赫之名。然而，他能以「沉著痛快」之筆剖析社會弊病，表現真正的自我。他又能在詩歌創作中取得了獨特的成就，這需要何等的見識和勇氣，其詩歌創作的時代意義，當然也就非常突出了。<sup>410</sup>

他的詩歌淺顯樸實，感情真摯，深刻地反映了清代中葉的社會現實。他的家書從容親切，秉筆直書而多有創見。他的通俗小唱，自問世以來，更是家傳戶誦，幾百年來一直流傳不衰，可見鄭板橋在中國文學史上影響之深遠廣大。

板橋書法，雖然仍有人認為「板橋體」失之於怪，但在帖學盛行的時代，他敢於一反常態，自闢乾坤，以獨創的新書體大大的震撼了當時的書壇，從而帶動了學書者對碑學的重視與學習，而使傳統書法有了新生命，所以如果說鄭燮開創了書法史中學碑的先河，並對清末以及後來的書法藝術的變革起了推動作用，實在也不是溢美之詞。

鄭板橋在繪畫史上有不可磨滅的貢獻，既能承先，又能啓後。鄭板橋繼承石濤，「師其意」而化為自己的風格，鄭板橋延伸石濤的繪畫理論：「師造化」、「我用我法」、反對「泥古不化」，而創造出自己的理論：「眼中之竹、胸中之竹、手中之竹」、「胸無成竹」等，這就

---

<sup>410</sup>趙杏根：〈論詩人鄭板橋〉（《揚州大學學報》（人文社會科學系），2000年11月第4卷第6期），頁225。

是「青出於藍」的例子。

鄭板橋稱爲「詩書畫三絕」，他的繪畫融合詩、書、畫爲一體，他的「六分半書」和蘭竹的結合而脫穎而出，雖「書畫合一」是中國文人畫的傳統，但鄭板橋很成功地推出獨創的畫風和精彩的繪畫理論，對於當時及後世影響很大。戴熙、何紹基、齊白石、蒲華、吳昌石受鄭板橋之影響，現代陳師曾、徐悲鴻、濤天壽等，亦都曾接受「揚州八怪」之感染，故不可否認「揚州八怪」對中國近百年書、畫壇及許多畫家開起一扇大門，於畫壇上留下深厚之影響。而鄭板橋更爲其中影響力非常大之代表性人物。

板橋人格思想也足爲典範。經歷抗爭、奮鬥、失敗、退隱的人生歷程，無異於封建社會大多數正直知識分子的人生道路。他代表著清朝康熙至乾隆年間不甘寂寞、具有叛逆個性的正直文人的群體，他們作爲個性解放的先驅、市民意識的代言人，受到社會的壓抑、排擠，但他們露才揚己，筆墨恣肆，叱咤士林，嘯傲藝壇。儘管他們被正統派視爲異端，卻爲人民所賞識，一轉時代之審美風尚，帶來了審美情趣的多樣化，在文字獄的陰影下，從心靈深處發出個性解放的吶喊，表現出強烈的叛逆性，爲文壇帶來了新的氣象。

鄭板橋不安困頓而發憤自雄；放浪人生而不自我沉淪；身處宦海而不同流合污；積極入世而又明哲保身；樂觀豁達而又玩世不恭。這

種矛盾的心態具有非常高的典型意義，折射出時代的矛盾，反映了封建社會轉型期窮厄困頓、不滿現實的知識分子的人格、心態、個性和心理的複雜性。作為板橋人生的寫照，他的理論和創作包含了巨大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。

明清之際，國仇家恨，士人多有慷慨不平之氣。然而，與眾不同的是，板橋把自我經歷與民眾勞苦緊緊聯繫在一起，從而溶「小我」成就「大我」之心胸，非他人所可比擬。因此，在創作中他處處留情，時時體情，這種情，正是其重民、愛民、安民思想的映現，正如他所寫的：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。些小吾曹州縣吏，一枝一葉總關情<sup>411</sup>」詩中所言，正體現出這一愛民情感的特徵。鄭板橋一生，無論「落拓」、「顯達」，始終保持著一顆「愛人」之心。葉燮曰：「詩之基，其人之胸襟是也。有胸襟，然後能載其性情智慧，聰明才辨以出，隨遇發生，隨生而盛<sup>412</sup>」，「如星宿之海，萬源從出；如鑽燧之火，無處不發」鄭板橋在嘻笑怒罵之中現出自家本真面目。

揚州八怪受八大山人、石濤的影響，他們也重視自由個性化的表現，揚州八怪之一的鄭板橋就專畫蘭竹，把自己的思想與情感寄託在花卉身上，以獨創的表現而出名。鄭板橋以自己內心所崇尚的高風亮節、剛直不阿、倔強不馴、虛心待人和冷眼傲視世俗的真情實「意」，

<sup>411</sup> 《鄭板橋集·題畫》〈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承括〉，頁 163。

<sup>412</sup> 北大哲學系美學教研室：《中國美學史資料選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1），頁 323。

「化相」於那「衙齋臥聽蕭蕭竹，疑是民間疾苦聲」、「一枝一葉總關情」的精神境界之中，這也是板橋一生反覆畫竹的本意。

板橋的理論，是他創作的結晶和升華；板橋的創作，是他理論的實踐；二者渾然一體，全面地展示他人生的心路歷程，現實性很強。

鄭板橋雖未曾有過探討文藝理論的專著，但其實他的文藝思想散見於其詩詞、家書、書畫題跋、書法、繪畫、篆刻等作品中，內容頗豐，範圍極廣，仔細推敲後，發現不管是文學作品（文藝理論詩詞、家書、書畫題跋），還是藝術創作（書法、繪畫、篆刻）都體現了相同的文藝觀點。歸納鄭板橋的文藝理論，主能經世致用，要「切於日用」，以「達天地萬物之情，國家得失興廢之故。<sup>413</sup>」，內容寫關心國家、社會、百姓之情懷，這體現了他關心人民疾苦的心，所以，為文作藝必須合大乘法，對社會有積極作用而作，要能「慰天下之勞人」。文藝創作上他追求「適其天，全其性」，表達方式須能直抒性情、直達胸臆，毫無雕飾，因真情摯意才能感動人心，所以「通性達情」、「直抒真情」、「沈著痛快」體現了他內心世界的「真」，以及為人作藝的「真」；「怒不同人」體現了他追求「特識」、「領異標新」、「自樹旗幟」，不斷求新求異的獨創力；而「書品與人品相表裏」則體現了他「做人」與「評人」的原則。鄭板橋的文藝思想對前人有所突破，顯示出他有

---

<sup>413</sup> 《鄭板橋集·補遺》〈與江賓谷、江禹九書〉，頁 202。

充分的睿智和對文學藝術的透徹領悟。

儘管前人、時人及後人對鄭板橋文藝創新之得失頗多爭議，但在清代藝壇沉寂之時，鄭板橋在詩詞書畫方面皆能獨樹一幟而自成一派，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，尤其以「真」字為出發點的文藝理論，不僅古文、詩、詞、家書、書、畫、篆刻，乃至於文論、題畫、題跋等等，無不由「真」字出發。本著這個精神，樹立文藝生命，當今藝壇仍有其地位及影響，所以鄭板橋在文學藝術的成就及創新精神對後世是有高度價值的。